

函可流放詩中的鳥獸

●作者：嚴志雄

作者簡介：嚴志雄（Lawrence Yim），香港中文大學碩士、美國耶魯大學博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教授。專研明清文學，著有 *The Poet-historian Qian Qianyi* (2009)、《錢謙益〈病榻消寒雜詠〉論釋》(2012)、《秋柳的世界——王士禛與清初詩壇側議》(2013)，發表研究錢謙益、屈大均、函可、東北流放詩人等中英文論文多篇，並編有《千山詩集》(2008)、《明清詩文研究（第1輯）》(2011)等。

……師拈錘豎拂之餘，目有觸境，有所會，輒不自禁，或纍纍千言，或寥寥數語，日積成帙。□□先生前而諫曰：「師胡爲乎來禍根？慎不速鋤，乃復滋其苗耶。」師唯唯。大僧復厲色而呵曰：「吾儕自有本業，貝葉之弗翻，木櫨之弗數，而安事此毛錐爲！」師唯唯。〔今〕羞伺間而進曰：「大僧下矣，先生之言或有當歟？」師微哂，從容而語曰：「而不見夫黑毛而長耳者乎？雖霜雪在背，鞭策在後，而猶不禁振鬣而鳴也。剩人之爲詩，亦若是而已矣！」

《千山詩集》，頁4

上引一段文字，是函可（1612～1660）弟子、書記今羞於函可詩集〈自序〉後所附記的函可軼事。

不知道函可說的那頭「黑毛而長耳」的毛驢是虛寫還是實寫。如果□□先生和大僧來訪時，那頭毛驢也在，那對函可有利。□□先生規勸函可的，未嘗沒有道理，但過去的那段經歷太沉重、痛苦，函可可能不想記起。這時，他可以轉移注意力，看那毛驢。而大僧呵斥函可的，實在無聊，函可大概聽不進去，也不想聽。這時，不耐煩的函可以偷看那毛驢，和牠暗暗交換個眼神，自娛一下。無論如何，在函可對□□先生和大僧唯唯諾諾之際，如果驢在，他是真會看牠的，因為函可對鳥獸草木充滿好奇、興趣、愛心。這其實才是我想說的重點。函可的性情、經歷很豐富，《千山詩集》的內容也多彩多姿，可以從不同的角度研究。但也許作爲「遺民詩僧」的函可這一身份、經歷最具政治、歷史、時代意義，過往的研究多聚焦於函可其人其事，以

及函可詩作中的忠義思想。這種種固然重要，但對函可詩歌的其他面向略而不談，也未嘗不是一種偏廢、遺憾。故而本文擬另闢蹊徑，探討函可流放瀋陽期間所寫的「鳥獸詩」。這類詩作在《千山詩集》中數量不少，佳作迭出，應該得到應有的重視。但我寫這篇小文，原因是更個人的，因為我實在愛讀函可的這些詩，百看不厭。函可的鳥獸詩可說是函可「苦樂交集」的情感、思想的自然流露，時而淒楚抑鬱，時而透脫、幽默。通過這些詩作，我們也會知道，函可對動物禽鳥充滿愛心、興趣。因為這一點，我就更喜歡、敬仰函可了。

雀、鹿

那些跌宕在悠悠、斑駁歲月中的樂府古辭，劫餘之人掇拾起來，就又彷彿訴說著切膚的痛、深深的哀。函可〈雀飛多〉云：

雀飛多，觸網羅，可奈何。
回頭語飛鳥，汝母翼折待汝哺。
饑不及朝，朝不及暮。
風中之燭枝上露，莫取盈倉填汝嗉。

《千山詩集》，卷2，頁67

唐張籍新樂府〈雀飛多〉是其藍本：

雀飛多，觸網羅，網羅高樹顛。
汝飛蓬蒿下，勿復投身網羅間。
粟積倉，禾在田。巢之雛，望其母來還。

「勿復投身網羅間」，戒雀之辭，莫再高飛觸網羅。函可寫的雀處境可悲多了。雀已高飛觸網羅，脫身不得，莫之奈何。卻好意回頭告語「飛鳥」，其母折翼，饑餓待哺，朝不及夕，如「風中之燭」、「枝上露」，莫因貪取「盈倉」之穀而如己自投網羅。函可之作較舊詩多了情意、慈悲，對危機之感多了刻劃。

函可〈空城雀〉云：

空城雀，腹中餓。

雀雖餓，無是非，莫向上林枝上棲。

《千山詩集》，卷2，頁63

〈空城雀〉是樂府舊題。《樂府解題》曰：「鮑照〈空城雀〉云：『雀乳四穀，空城之阿。』言輕飛集近，茹腹辛傷，免羅網而已。」唐代詩人仿作，李白詩云：

嗷嗷空城雀，身計何戚促。

本與鷦鷯群，不隨鳳凰族。

提攜四黃口，飲乳未嘗足。

食君糠粃餘，常恐烏鳶逐。

恥涉太行險，羞營覆車粟。

天命有定端，守分絕所欲。

又有聶夷中詩云：

一雀入官倉，所食能損幾？

所慮往損頻，官倉乃害爾。

魚網不在天，鳥網不在水。

飲啄要自然，何必空城裡。

函可〈空城雀〉的文辭較舊詩簡樸，聊聊數語而已，不再鋪敘雀乳四雛之苦，而強調寧忍饑餓以遠避禍害之必要。遠「烏鳶」、「免羅網」之意，同題舊詩中固有之。李白詩中，「食君糠粃」即涉險；聶夷中詩亦說「官倉乃害爾」。函可告誡雀勿惹「是非」，「莫向上林枝上棲」。上林苑，漢武帝所建宮苑，「苑中養百獸，天子春秋射獵苑中，取獸無數。其中離宮七十所，容千騎萬乘。」（《漢書·舊儀》）皇權（imperial authority），就是危險的轉喻，靠近之，冒犯之，動輒得禍。

函可〈野田黃雀行〉云：

自識形軀小，竊愧羽毛黃。

野田隨飲啄，短叢足翱翔。

且不羨鴻鵠，何況鳳與凰。

笑彼斥鴳儔，徒欲上高岡。

高岡豈不樂，顧影亦慚惶。

《千山詩集》，卷2，頁68

詩前半，近隋蕭嘏樂府同題詩前半。蕭詩云：

弱軀愧彩飾，輕毛非錦文。

不知鴻鵠志，非是鳳凰群。

作風隨濁雨，入曲應玄雲。

空城舊侶絕，滄海故交分。

寧死明珠彈，且避鷹將軍。

蕭詩後六句淒絕，函可詩並未承襲之，而轉用《莊子》書中斥鴳笑鵬之意，寄託且轉深一層。鯤鵬欲適南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越而上，

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而彼且奚適也！」函可詩中，斥鷃小雀，卻不甘侷促於數仞之高、翱翔蓬蒿之間，欲上「高岡」，遂為野田之黃雀所笑，以其喪失本真，涉險地。存在，要懂得卑微，要安分。此悟後之言，亦劫餘之人的生存哲學。這道理，函可〈古意二首〉其二說得更真切、透徹。其言云：

作鳥莫作鳳，舉世無梧桐。

作獸莫作麟，唐虞不再逢。

何如雞與鶩，飲啄亦從容。

鼎俎久相候，安能長自雄。

《千山詩集》，卷3，頁73

和尚博愛，普渡有情眾生。〈烏食菽為沙彌所縛余見而釋之〉云：

口腹有深穿，顛危實可憐。

為貪半粒飽，遂惹百絲牽。

人世殊多患，空門亦自纏。

殷勤為解釋，好去莫留連。

《千山詩集》，卷7，頁180

《一切如來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云：「若有烏雀，鷓鴣、鳩、鴿、鶩、狗、狼、野干、蚊、虻、蟻、螻之類，暫來塔影及踏場草，摧破惑障，覺悟無明，忽入佛家，悉領法財。」這隻可憐的鳥入函可家，沒領到「法財」，卻「為貪半粒飽」，「食菽」，而中了小沙彌徒弟設的圈套，給縛住了。生存，是多麼的困難、危險。鳥在自己「佛家」的門庭被捕

捉，大概不無諷刺吧。難怪「人世殊多患，空門亦自纏」二句，既寫鳥當前處境，亦似函可反思自己的遭際、禍患。「殷勤為解釋，好去莫留連。」烏有和尚慈悲為懷，為之放生，可有誰能消災解難，把和尚放還？

有一種「今同籠中鶴」的「活物」，即便函可大發慈悲，亦無計「殷勤為解釋」，放其「好去」的。函可〈送鹿〉云：

爾宜隱山谷，胡為露厥角。

昔共雲中仙，今同籠中鶴。

送爾迢遞入長安，盡道長安可行樂。

高車美食即陷阱，詎料尊榮遭割剝。

小鹿無知大鹿憂，悔曾飽噉新民粟。

新民忍饑送爾行，天道往復亦何速。

忽憶鍾山陵寢邊，祖宗德澤三百年。

歛忽運衰骨肉盡，何況遠塞寄荒煙。

《千山詩集》，卷5，頁117

這詩有一「敘事」骨幹（a narrative frame），內裡的「本事」耐人尋味。詩中的「說話者」（speaker）與「爾」時而近，儼如直面對談，時而遠，對事件加以評論。詩中首四句的敘事時態是現在時，述說「宜隱山谷」的鹿因露其頭角而失卻自由，如同「籠中鶴」。「送爾迢遞入長安」句至詩末為過去時，倒敘鹿致禍的經過。「長安」借喻帝都，古典詩文習見。是「長安」的「樂」、「高車」、「美食」、「尊榮」使此原「隱山谷」的「鹿」抵擋不住誘惑，「迢遞」赴之。「詎料尊榮遭割剝」一句，敘其泰極否來，大難臨頭。致禍之由，詩中

並無交待，但觀「悔曾飽噉新民粟」一句，則似言此鹿於「民」有不仁不義之行，「天道往復」，乃至獲罪。最敏感的是「忽憶鍾山陵寢邊，祖宗德澤三百年」二句，其為明室象徵，不言而喻，則此鹿為前明舊臣而再食新主「粟」之「貳臣」可知。末云：「歎忽運衰骨肉盡，何況遠塞寄荒煙。」上言因獲罪而破家，下言謫戍邊塞。函可筆下此鹿，似影射清初本為前明舊臣而再事清主，後獲罪遭遣戍邊地之人。詩中語調，不忍誠有之，但咎由自取的諷刺意味亦昭然若揭。

雁

函可〈送雁〉云：

舉目漫相送，遙空影漸微。
自從來北塞，幾度見南飛。
一路新霜下，三山古木稀。
明年望春信，行矣莫遲歸。

《千山詩集》，卷6，頁132

函可寫〈送鹿〉，帶有「批判的距離」（critical distance），寫〈送雁〉，則滿是溫馨的情意。

雁是函可詩中的常見意象（recurrent image），也是他的個人隱喻（personal metaphor）。函可常以雁入詩，固然是因為遼瀋一帶常見此鳥。雁南北飛。函可生長嶺南，後於江南居停久之，獲罪後遣戍東北，經歷、蹤影又有同於鴻雁者。身為流人，禁錮於戍所，見雁之往還，難免感慨繫之。大雁南北是一年時間，其往還彷彿提示，自己謫戍生涯又

經一載。塞北雁飛，高飛入青天，流人仰望，反思自己身不如雁，已失卻來去的自由。函可的雁詩，滿載時序之感、身世之感，以雁喻人喻己，都特別深刻。流人詩中的雁，負載的情感容量倍於尋常。

雁群居江畔，隨季而徙，雁陣成行，若落伍而成孤雁，命運堪虞。就是有那麼一隻受了傷的孤雁，投函可空門，秋後始去。函可〈庭前孤雁四首〉云：

繒繳滿天地，空門亦有憂。
暫依庭草宿，敢望渚蘆遊。
夢想洲前侶，魂驚塞上秋。
預愁霜雪苦，不得到羅浮。（其一）
可是籠中物，高飛不自繇。
鼎烹何足恨，網解轉添愁。
獨叫黃沙遠，頻行竹筴幽。
主人情意重，豈為稻粱謀。（其二）
塞草青易白，堂階日又曛。
自存湖海志，聊共驚鵝群。
俯首隨人語，淒聲獨我聞。
舊行不可問，腸斷萬重雲。（其三）
仰天如欲訴，側首聽鳴砧。
影隻月常照，力微風易侵。
禍深曾作字，愁絕少知音。
久矣雲霄黯，何須寄上林。（其四）

《千山詩集》，卷6，頁147-148

〈立秋後一日孤雁忽飛去四首〉云：

荒寺聊藏迹，定知非久留。
庶無鷹隼患，能免雪霜憂。

矯首辭孤衲，高飛覓舊儔。

江南兵未戢，珍重荻花洲。（其一）

秋至爾先覺，空天翅獨橫。

既同艱險過，亦有別離情。

度塞宜高舉，驚人莫浪鳴。

羅浮如可到，愁絕是孤征。（其二）

本是傷弓羽，還愁羅網攔。

雖無好處去，猶自惜餘生。

夢警五更雨，身輕萬里程。

似憐相聚久，連叫兩三聲。（其三）

上林非夙昔，繫帛亦徒勞。

爾去從飄泊，余心轉鬱陶。

空庭添寂寂，中澤總嗷嗷。

何日清江海，孤雲許共翱。（其四）

《千山詩集》，卷6，頁149-150

同是天涯淪落，函可跟這隻雁講了很多話。託物言志、託物言情，這雁又道出函可許多心事。

「繪繖滿天地」一首，「視角」（point of view）設計巧妙，儼如讓雁自道身世、處境。「繪繖滿天地，空門亦有憂」二句，若從函可口脛道來，已覺傷懷，設為雁之所言，天地、世界險境無處不在、空門亦無法庇護眾生此無奈之憾，便更顯一種普世憂患（universal suffering）的沉痛意義，教人歛歔不已。末云：「預愁霜雪苦，不得到羅浮。」可謂於急轉處作結，說此雁無法遠飛至羅浮，實結到自己，因嶺南羅浮正是函可的家鄉，至此而諸詩中雁我相互指涉、融合的關係昭然若揭。

「可是籠中物」一首，上半沉痛。雁傷不能高飛，雖「暫依庭草宿」，卻如「籠中物」，「不自繇」；

「鼎烹何足恨，網解轉添愁」，簡言之，乃「不自由，毋寧死」之喟歎。此斷非雁所思所感，是函可借雁道出流人被剝奪了自由的酸苦。詩下半突出情意。「獨叫黃沙遠，頻行竹逕幽」，雁雖孤獨卻不去他處，以「主人情意重，豈為稻粱謀」。和尚的慈愛由雁道出，尤具感染力量，而雁能言此，亦覺萬物有情，對函可有情。

「塞草青易白」一首，言時日推移，雁與函可住，「共驚鵝群」，然與其鴻鵠高舉之「湖海志」始終相悖。這是函可託物言志。「俯首隨人語，淒聲獨我聞」二句，上句既狀雁之通人性，亦喻其委曲之情；下句函可謂雁之「淒聲獨我聞」，表同類相感之意，亦見出函可悲憫之心。末云：「舊行不可問，腸斷萬重雲。」「腸斷」的，是雁思其舊群，也是函可苦憶其「雁行」——兄弟、舊侶。

「仰天如欲訴」一首，盡是淒惻難言難遣之情。「禍深曾作字，愁絕少知音」一聯，意巧情摯，既詠雁，亦以自況。群雁飛時作「一」或「人」字形，函可「曾作字」云云，寫實。而函可致禍之由，或云以其曾作私史《再變記》（述南京淪陷於清人事），內有違礙語以故。「禍深曾作字」，一語相關，表面上寫雁，又有函可自身經歷的投射（self-projection）；「愁絕少知音」，言其痛之深，別人實難知曉。

雁是候鳥，隨季而徙，慣常秋分後南飛。這隻與函可盤桓了一段時日的孤雁立秋後忽然飛去，順應自然的召喚，大概傷患亦已復元。和尚依依不捨，為詩四章為之送別，致贈祝福，殷勤叮嚀。「矯首辭孤衲，高飛覓舊儔。」「既同艱險過，亦有別離情。」「似憐相聚久，連叫兩三聲。」「孤雁」辭

「孤衲」，有情有意。雁南飛，引起函可對舊遊之地的思憶，並囑咐雁：「江南兵未戢，珍重荻花洲」，提醒牠小心行藏。此二句，設若函可的江南舊友得讀，大概亦不無感慨。「羅浮如可到，愁絕是孤征。」函可想像，雁也許會飛到更遠的南方，自己家鄉嶺南的羅浮山。那是多麼遙遠而困難的旅程，函可思之不忍，似亦透露自己歸家無望的悲苦心情。「本是傷弓羽，還愁羅網攔。雖無好處去，猶自惜餘生。」似對雁言，但亦不妨視作歷劫倖存之人的卑微願望。第四首結云：「何日清江海，孤雲許共翱。」函可依然盼望，有世界太平的一天，河清海晏，自己得脫於幽囚之地，重獲自由，能如「孤雲」、鴻雁一般逍遙乎物外，展翅敖翔。

上述函可的雁詩，哀傷固然有之，但還比較冷靜，淡淡哀愁。但在函可流放瀋陽四、五年後，得悉嶺南的家人、族人因抗清而壯烈犧牲時，一「孤雁」之鳴叫，令函可傷心欲絕，痛不欲生。其〈皇天〉一詩云：

皇天何苦我猶存，碎卻袈裟拭淚痕。
白鶴歸來還有觀，梅花斫盡不成村。
人間早識空中電，塞上難招嶺外魂。
孤雁乍鳴心欲絕，西堂鐘鼓又黃昏。

《千山詩集》，卷10，頁228

燕

春燕秋雁，春北秋南。燕銜泥，築巢於人家。大概沒有誰會比東北的流人們更渴望春回大地的了。函可寫〈燕銜花〉：

今年寒甚去年寒，春雪纔乾花事闌。

燕子似憐人不見，故銜一片到蒲團。

《千山詩集》，卷16，頁373

白描手法，筆墨簡練，一片情意卻躍然紙上，讀之心生歡喜。

又有〈燕子〉：

春盡枝頭始見花，風流何處委黃沙。

尋常百姓今猶少，飛入清寒古佛家。

《千山詩集》，卷17，頁419

詩上半，構篇似〈燕銜花〉，讀之可以想見遼瀋冬是多麼的漫長。詩下半寫燕飛入「古佛家」，欣喜固然有之，但「尋常百姓今猶少」、「清寒」云云，滿世荒涼之悲感亦意在言外。

秋燕不會久留。函可寫〈秋燕〉如此：

海水蒼茫何處歸，深秋猶自傍人飛。

舊時王謝皆泥土，只恐重來我又非。

《千山詩集》，卷15，頁348

流露出時序之感、生命無常之慨。秋涼而燕去，函可作詩送燕。〈送燕〉云：

空梁如逆旅，欲別故飛低。

天下皆秋氣，何方更好栖。

風流思舊夢，月冷度前溪。

爾念余心在，淒涼見落泥。

《千山詩集》，卷6，頁132

燕對函可有情，「欲別故飛低」、「爾念余心在，淒涼見落泥」，勾起函可對歲月、生命、身世的感懷。「天下皆秋氣，何方更好栖」一聯，更隱隱然感傷於歷史、世界的肅殺摧人。

許是歷經了生命的種種磨難，流人對生命、生靈總是特別敏感、愛憐、愛惜。函可〈題鐵嶺燕巢〉云：

雪公鐵嶺寓舍有燕巢，從者嫌其沾污，欲毀之，公止焉。燕呢喃若感，遂移巢舍旁。公爲文以紀其事，予感而有賦。

巷口荒蕪舊路迷，移巢將穀傍山谿。
未能仙嶠同高翮，敢向窮簷恨落泥。
似惜衣冠驚避遠，難忘恩誼故飛低。
門前便是鷹鷂集，縱有雕梁未可棲。

《千山詩集》，卷12，頁271

函可這詩既詠燕，亦詠人，藉詠燕而抒發其對存在、生命本質的省思。前四寫燕之卑微、安分，隱喻雪公之「鐵嶺寓舍」及其人。「似惜衣冠驚避遠，難忘恩誼故飛低」一聯，詠燕之自愛及有情，似亦暗喻人之自尊及雪公與己之情誼。結云：「門前便是鷹鷂集，縱有雕梁未可棲。」這毋寧是和尚對世人的開示語，道破人世之苦、險、虛幻、無常。

小騾

函可〈悼騾三首（有引）〉云：

大方趙子憐予艱于步，率諸公爲覓一小騾。牛頭馬身，四蹄如鐵。初不受駕馭，既甚馴，乘予出入三年矣。丙申[1656]暮春，寄食友人，得飽芻豆，忽暴亡。予爲詩三章悼騾，亦自悼也。

淡泊幸相守，殘軀賴爾扶。
忽然辭我去，愈覺一僧孤。
牛驥嫌同阜，風沙怯遠途。
自今能解脫，含淚莫生芻。（其一）
一鉢同行乞，三年不厭貧。
崎嶇勞曲折，雨雪共酸辛。
何忍拋愁骨，翻如失故人。
言尋舊竹杖，彳亍更誰親。（其二）
所苦不能待，春深老漸長。
殊形寧受畜，馴性最難忘。
溝壑爾先俟，冰霜我獨嘗。
傷心惟閉戶，咫尺即羊腸。（其三）

《千山詩集》，卷7，頁167-168

騾，不驢不馬，耐心耐力，膽大，機警，勇敢，性比馬倔，比驢順，活潑好動，好奇心強，以草、樹葉爲食。小騾這樣的性情跟函可很匹配，他倆相守三載，相依爲命，大概和尚見騾如見己，騾見和尚亦如是。騾死得可憐，跟著和尚過日子平常吃不飽（和尚亦常吃不飽），「丙申暮春，寄食友人，得飽芻豆，忽暴亡」，大概是撐死的。和尚難過，爲詩三首，云：「悼騾，亦自悼」，如泣如訴。

「淡泊幸相守，殘軀賴爾扶。」騾歸和尚，亦可算「出家」了，「淡泊」自是本分。函可被捕後，

曾受酷刑：「當事疑有徒黨，拷掠至數百，……。夾木再折，無二語。乃發營候鞫，項鐵至三繞，兩足重傷，走二十里如平時。」（函昱：〈千山剩人可和尚塔銘〉）到戍所後，又喜跣足，寒暑不避，當其赤腳僧：「師居嘗好跣，到積雪攔門，猶浩然白足而出。」（郝浴：〈奉天遼陽千山剩人可禪師塔碑銘〉）終於因腳傷而不良於行。函可得小騾，可乘之出入，感恩可知。而函可於句中下「扶」之一字，可見或亦不忍心常騎之，攙扶而行而已。一老僧一小騾，彳亍而行於東北大地，景象感人。

「一鉢同行乞，三年不厭貧。」善眾供養和尚，和尚化緣所得飲食與騾分享（反正都吃素）。這「一鉢」，把他倆緊緊地拴在一起，休戚與共，同甘共苦，箇中滋味旁人難以體會。「崎嶇勞曲折，雨雪共酸辛。」和尚苦行苦修，一路有騾相伴。「溝壑爾先俟，冰霜我獨嘗。」這騾通人性、善良，儼如函可「護法」。

騾死，函可傷心落淚，奠祭之，呼喚之：「何忍拋愁骨，翻如失故人。」直以親人視騾矣。「自今能解脫，含淚奠生芻。」復又為騾慶幸，以其能從此解脫於「駭狀殊形」，往生去也。

騾走後，和尚倍感孤獨，「言尋舊竹杖，彳亍更誰親」。不但不能再依扶小騾行動，且如失去相濡以沫的摯親。函可最後說：「傷心惟閉戶，咫尺即羊腸。」再樸素不過的文字，卻動人肺腑。

函可復有〈呈騾〉一首云：

憐我長將病骨駝，難隨冀足度關河。
生芻一束兼孤鉢，累子人呼乞食騾。

《千山詩集》，卷16，頁372

悼騾如悼親友，辭氣比〈悼騾〉更見卑微謙順，言騾乃「憐我」而來，我且有愧於騾，「累子」淪為人口中的「乞食騾」。只七言四句，形象生動，和尚與騾真摯之感情，溢於言表。

老馬

函可至少有二題十二首詩寫一「老馬」，甚是有趣，且饒有寄託。在這老馬身上，函可似乎找到與己契合的「客觀對應物」（objective correlative），託馬抒情、言志，一詠再詠。同時，和尚又似覓得一可親近、推心置腹的伴侶，遂嘮嘮叨叨、喋喋不休起來。這老馬可說是函可的理想「載體」（vehicle）。函可〈買老馬二首〉云：

歷盡崎嶇意不驕，峻增瘦骨自前朝。
悲嘶曉月連孤磬，徐踏山花過短橋。
齒長更無煩玉勒，囊空猶未撇詩瓢。
誰言志在仍千里，伏檻還堪伴寂寥。

驪山沙苑總荊榛，暮景翻憐塞草新。
夢怯吹笳明月夜，別思啼鳥綠楊津。
身羸似學支公病，價賤還因伯樂貧。
幾載冰霜愁力盡，何時重踏嶺頭春。

《千山詩集》，卷12，頁283

此二詩似有一頗為整齊的章法，以二句一聯為意義單位，上句重心在老馬，下句轉移至函可，而互攝互含，相互定義，呈現一「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的關係，乃至於人馬難辨。

詩其一：「歷盡崎嶇意不驕，崢嶸瘦骨自前朝。」本聯破題。馬已歷盡艱辛，無復其驕驚；已老，骨瘦嶙峋。「自前朝」三字最堪玩味，表面上是寫馬的年紀（肯定是1644年清人定鼎中原以前出生的馬），但「自前朝」一語與函可所閱歷的歷史世界及坎坷而豐富的生命經驗連結其力量方能充分彰顯。明乎此，本聯所透露的歲月滄桑之慨、身世坎坷之感便躍然紙上。函可的經歷自然與「前朝」、「新朝」的歷史、政治、外力息息相關，但揆諸全詩，此處似不必過分強調論者向所樂道的、函可的故國之思與明遺民身份。

「悲嘶曉月連孤磬，徐踏山花過短橋。」本聯幾乎完美、絕對地呈顯出函可的生命情態與人生（宗教）境界。馬嘶曉月，和尚早晚課誦經敲磬，在聲音交纏、沖擊的當下，馬與僧都在；下一「悲」字，和尚的眞性眞情赤裸裸地顫動於馬聲磬聲中。驀地馬與僧卻「徐踏山花過短橋」，人生（及「馬生」）當下的美好、實在、應然、超越踽踽徐徐地印證著，步步不離「實相」（即便這實相是架空的短橋）。

「齒長更無煩玉勒，囊空猶未撇詩瓢。」喻意妙極，平仄非其講究處（本聯下句第二字應落仄聲字）。「齒長」，言年長；「玉勒」，玉飾馬銜。老馬馴良，無需馭制。「囊空」，言貧；「詩瓢」，貯詩大瓢。僧雖貧而詩稿多多，亦可謂富矣。無欲無利，無拘無束，守分安命身無辱，知足者雖貧而富，一切眾生皆如此，僧如此，馬亦如此。「誰言志在仍千里，伏櫪還堪伴寂寥。」結得穩而巧。人言「老驥伏櫪，志在千里」，老僧說自己和老馬都無此志。又結到自己，謂買老馬，非爲千里之行，

只求一伙伴，以慰寂寥而已。

詩其二：「驪山沙苑總荆榛，暮景翻憐塞草新。」驪山、沙苑，皆以馬得名，亦馬之樂遊園。杜甫〈沙苑行〉有句云：「君不見左輔白沙如白水，繚以周牆百餘里。龍媒昔是渥窪生，汗血今稱獻於此。苑中騾牝三千匹，豐草青青寒不死。」驪山、沙苑固好，然青春難駐，好景不長，到頭來無非「荆榛」，一片荒蕪；暮景桑榆，得「塞草」而嚼，也覺鮮新。本聯喻馬的命運，而人世富貴榮華轉眼一場空的悲哀亦寄寓其中，函可「中原／塞外」的身世之感亦情見乎辭。

「夢怯吹笳明月夜，別思啼鳥綠楊津。」本聯脫自唐李益〈過五原胡兒飲馬泉〉詩：

綠楊著水草如煙，舊是胡兒飲馬泉。
幾處胡笳明月夜，何人倚劍白雲天。
從來凍合關山路，今日分流漢使前。
莫遣行人照容鬢，恐驚憔悴入新年。

函可買的老馬自是「胡馬」，以李益這首邊塞詩所詠種種轉喻老馬及己固甚貼切。「夢怯」、「別思」，當下與記憶襲來，百感交集。

「身羸似學支公病，價賤還因伯樂貧。」晉代高僧支道林喜養駿馬。《世說新語·言語》云：「支道林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貧道重其神駿。』」此「支公駿馬」一語之所由來。函可的老馬卻「身羸」，反用原典。支道林、函可皆僧人，而函可於瀋時善病體弱，「支公病」，似爲自喻。伯樂善相馬，「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今函可以「價賤」得此老馬，非因馬主以函

可善相馬如伯樂，遂低價售之，成全一件美事，只因此老僧實「貧」，無論如何也付不起多少錢。本聯幽默，嘲馬亦自嘲，讀之莞爾。

「幾載冰霜愁力盡，何時重踏嶺頭春。」結聯轉悲。馬老羸如己，函可見之，觸動身世之感，悲年光之有限，恐壽命難永。「嶺頭」，嶺南也，在迢迢萬里之外，只恐馬與僧終不免「力盡」於此冰天雪地的歲月中，嶺南的春天是不能指望再見的了。

老馬來歸，函可顯然興頭十足，除了上述二詩外，又寫〈示老馬十首〉（《千山詩集》，卷16，頁375-376），爲之諄諄「開示」。詩其一云：

日行三萬猶嫌緩，便到瑤池路亦窮。
年老力衰甘處後，任他逐電與追風。

詩上半脫自唐李商隱〈瑤池〉詩：

瑤池阿母綺窗開，黃竹歌聲動地哀。
八駿日行三萬里，穆王何事不重來？

末句「逐電」、「追風」云云，亦有典。北齊《劉子·知人》有云：「故孔方譔之相馬也，雖未追風逐電，絕塵掣影，而迅足之勢固已見矣，……。」函可詩用此二「馬典」詩的字面義而已，重點則在「年老力衰甘處後」的人（馬）生哲學。

其二云：

萬仞崇岡還易上，人間最險是平康。
若能步步如初步，歷盡羊腸也不妨。

這首大可以詩偈視之，文辭亦可與函可的法語《千山剩人禪師語錄》相參證。他上堂時曾開示大眾，說：「大眾，這也不在遠，只在你諸人腳跟底下。爭奈步步踏著，所以步步錯過？」（《千山剩人禪師語錄》，卷1）和尚教人隨緣作用，理體不變，守住真如之心。當然，也在訓示老馬，要認真、小心走路，尤其是載著和尚的時候。

其三云：

城邊有路荊榛滿，山上無塵虎豹多。
健步縱留何可騁，不如隨意還陂陀。

唐劉禹錫〈漢壽城春望〉起聯云：「漢壽城邊野草春，荒祠古墓對荆榛。」函可詩起句意近之。人間、人世、風光、熱鬧不可恃，但「山上無塵虎豹多」，也不無危險。不如隨遇而安，「陂陀」隴畝間，大可徜徉以自養，不緩不急。

其四云：

汝羸我病合相憐，山寺晨鐘自在眠。
赤汗已乾蹄已薄，長楸無復憶當年。

杜甫〈玉腕驄〉詩有句云：「驂驪飄赤汗，跼蹐顧長楸。」函可詩下半似從此脫胎。昔日驕騰已失，風光不再。如今馬羸僧病，卻不妨相依爲命，山寺晨鐘，自在休眠。

其五云：

渥洼久已無消息，皮骨雖存志欲灰。
舊日驍騰如夢裏，莫教錯認作龍媒。

「渥洼」、「龍媒」，借代神馬駿馬，亦喻俊才。俱往矣，「舊日驍騰如夢裏」，如今真是「皮骨雖存志欲灰」的老馬、老僧。

其六云：

惠養雖勤非素願，芟莠苜蓿總堪羞。
但能不受黃金絡，雪磧荒阡亦自由。

「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黃金絡馬頭，類類何煌煌」，富麗榮華，世所羨慕，但付出的代價是喪失寶貴的自由。與其如此，不如安於「雪磧荒阡」中淡泊的生活。

其七云：

幸無伯樂能垂顧，價重何曾老不才。
青草漸長溪漸溢，騏驎終欲羨駑駘。

此首前半似上述〈買老馬〉其二第三聯。下半「騏驎」云云，指良馬；「駑駘」云云，劣馬。（《楚辭·九辯》有句云：「卻騏驎而不乘兮，策駑駘而取路。」）此首言平淡是福，平凡是福，到頭來，繁華落盡，騏驎反而會羨慕駑駘。

其八云：

卻恨當年白馬來，驂騑遍地轉堪哀。
支公久已輕神駿，只合埋頭向草萊。

白馬馱經，佛法東傳，佛入中國之始。函可詩首句卻言「卻恨當年白馬來」，讀之令人錯愕。接以「驂騑遍地轉堪哀」一句，似在感歎，際此劫難之世，

即便駿馬遍地，終不免受災受難。「只合埋頭向草萊」，教人亂世莫強出頭，要懂得謹慎自守、謙卑度日。

其九云：

不過子方誰肯贖，雖然出塞不從軍。
龍髻鳳臆皆黃土，日暮臨風哭舊群。

《韓詩外傳》載：「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御者曰：『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爲用，故出放也。』」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去其身，仁者不爲也。』束帛而贖之。」函可首句用此典，自比於田子方，出於仁愛，買此老疲之馬。「出塞不從軍」，指馬亦指僧，幽默。詩下半轉悲切。「龍髻鳳臆」，喻駿馬雄奇健美，而終歸一抔黃土。（明人吾邱瑞《運甓記·蔣山致奠》有云：「痛傷情，一抔黃土，高冢卧麒麟。」）末句「哭舊群」云云，沉痛。函可思憶、哭悼舊日儔侶、親人。

其十云：

錦勒絲纏萬騎奔，駉駉狂狂若雲屯。
何時盡放華山去，豐草長林到處恩。

末句「豐草長林」，多以喻隱逸之地。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有語云：「……雖飾以金鑣，饗以佳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上句有「放」之一字，合而觀之，知函可於此抒發遇赦放歸的願望。

函可這「十誠」，老馬是聽進去了。函可有一詩，題爲〈偕天中清臣赤岳遊千山因老馬不前獨回〉。

函可偕友遊千山，老馬不肯再前進，無奈獨回。和尚似乎也沒有太責備老馬。

虎

上面說的雀、鳥、雁、燕、騾、馬，都是函可的朋友，但有些「活物」，卻是可以把和尚當成食物的，如——老虎（「東北虎」，體長 2-3 米，重 250-350 公斤）。函可〈聞同難民爲虎所食〉云：

何須今日方憐若，一度邊關即鬼門。
身死不煩蠅作吊，年凶惟見虎加飧。
只愁老瘦重遭斥，但免饑寒亦感恩。
白雪一抔魂未遠，料應笑我骨猶存。

《千山詩集》，卷 11，頁 249

這裡的「同難民」應是流人。首聯以「鬼門關」喻「邊關」，流人難以逃脫的死亡命運，似乎從出關那一刻便注定了。第二聯上句用《三國志·吳書·虞翻傳》裴松之注引〈虞翻別傳〉典：「〔虞〕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吊客。」虞翻被孫權流放交州時作此語，函可用此「青蠅吊客」之典切流人的身份、遭遇。對以「年凶惟見虎加飧」一句，精警雋智，又冷峻直率，洵老練之筆。第三、四聯轉及己之命運，言若自己也爲虎所食，大可免於饑寒，未嘗不是可「感恩」之事，但自己太「老瘦」，連老虎也嫌棄不吃。結云爲虎所食之鬼魂亦笑和尚「骨猶存」，比死猶堪憐。函可此首，冷峭中存著一副熱腸，言簡意深。

上詩言「聞」，是聽說老虎吃了「同難民」之事。更恐怖的是，老虎會晃到函可家來。函可〈二十七日虎至廚門〉云：

濕盡枯柴雪滿天，山廚昨日已無煙。
眼前病骨今如此，知爾難垂一點涎。

《千山詩集》，卷 17，頁 392-393

令人啼笑皆非，思之莞爾。

其實函可對老虎相當好奇，也不無好感（吃人那一隻當然不在此例），坦然接受人虎共處是瀋陽生活的一部分。〈題且過庵二首〉其二云：

二三弟子亦多事，執卷時同就薜蘿。
不礙書聲侵曉磬，莫教世事掛庭柯。
虎常問訊來空砌，人或尋詩上雪坡。
昨日已過今且過，不知明日又如何。

《千山詩集》，卷 13，頁 296

「二三弟子」、「執卷」、「曉磬」、「庭柯」、「虎」、「空砌」、「人」、「雪坡」於詩中各得其所，自然而然，而「虎常問訊」云云，像是記述弟子或友人來訪，言語中帶有情意。

又如〈偶成〉云：

莫道僧閒閒不得，幾多情事撥難開。
芥茶帶梗敲冰煮，山藥連皮拾糞煨。
夜聽犬聲知有虎，晴拈雪瓣恨無梅。
尋常日午門猶掩，只恐溪雲撞入來。

《千山詩集》，卷 13，頁 296

和尚在這裡訴說「閒不得」的種種日常「情事」，
「夜聽犬聲知有虎」幾乎就是其中一件。

再如〈題作麼茆屋〉云：

手結枯茆傍古幢，籬邊流水亦淙淙。
只愁雲擾常關戶，爲愛山多盡著窗。
日午拾柴煨破罐，夜深把卷對殘缸。
山中豺虎原無毒，長護煙霞不用降。

《千山詩集》，卷13，頁307-308

這些「豺虎」，儼若護法（至少是護「煙霞」）神獸。

學佛人慈悲爲懷。慈悲乃普渡眾生、修成菩提心的法門——慈者，給予快樂（與樂）；悲者，同感其苦，憐憫眾生並拔除其苦（拔苦）。修行之人發大願普渡眾生，經由慈悲而破除我執，見性明心。佛徒發願爲六道輪迴中的一切眾生「與樂拔苦」，函可亟亟「護生」，固是其菩提心的流露與實踐。

此慈悲行爲涉及的心理、行動作用或可以其他學理言之。慈悲，不妨視作「同情」（sympathy）與「移情」（empathy）的活動。同情是一種情緒，見他人痛苦、歡愉、悲慟而生發的情感反應，希望他人脫離苦困、獲得喜樂。移情，或譯同理心、換位思考、神入、共情等等，發生時自我認識與認識他人同時得以達致，其中除了思維活動外，還包括身體感覺。移情作用發生時，自我（self）與他人（other）的界線也許會變得模糊。自體心理學（self psychology）名家科胡特（Heinz Kohut）說：「移情就是把自己思想進、感覺進別人的內心世界的能力。」（Empathy is the capacity to think and feel oneself into the inner life of another person.）

在現象學（phenomenology）的脈絡裡，移情比較強調的是經驗（experience）的活動與狀態：我設身處地、身臨其境而感同身受他人（my body over there），然而在意識中我與他人的界域並沒有模糊起來；主體能動性（sense of agency）與「互爲主體性」的本質與特徵在這樣的認識中得以彰顯。在文字再現的技術層面上，上述的種種可以實現在修辭學所謂的「轉化」手法中；我們所熟知的擬人化（personification）、擬物化（hypostatization）、形象化（通感，synesthesia）等都在轉化的範疇內。上述函可的鳥獸詩所呈顯的思想、感情、語言特徵都可通過這些學理來理解，但爲免支離破碎，就不再一一分疏了。

函可善於「體物」——「活物」，包括不同的鳥、獸，和他自己。在這些鳥獸的刻劃、描繪上，函可能順著牠們的樣貌、神情、習性展開，可謂體物入微，得物之神理，這些鳥獸面目、形態、性格都很鮮活，不流於抽象或呆板。我們覺得，函可真是個特別愛小動物的和尚，對牠們充滿好奇、認同，喜歡牠們作伴。同時，這些鳥獸的處境、狀況、予人的感覺又處處況喻著函可自己的身體、處境、身世、命運、思想、感情。通過同情、移情的審美效果，函可筆下的鳥獸無疑就是他的「化身」。我們看到的是饑雀、網羅中的雀、卑微的野田黃雀、被束縛的鳥、受了傷的孤雁、多情的燕子、善良而不幸暴斃的小騾、飽歷風霜、羸弱年邁的老馬等等。函可與這些鳥獸交織出的互爲主體性微妙且深刻地隱喻著函可——一個經歷曲折、命運坎坷、老病交侵、失卻自由的流人，可是依然善良、活潑、感情真摯，時而傷感悲懷，時而灑脫通達。

二

我們換一個場景看函可和鳥獸吧。

函可〈金壇山居雜詠二十首〉（《千山詩集》，卷16，頁386-387）是一組引人入勝的絕妙好詩，值得一細味。詩其一云：

長夜雞聲迴不聞，寂寥古壙與平分。
卻嫌窗外晨鐘動，猶帶寒風闌白雲。

不聞「雞聲」，物理時間或人爲時間不再干擾意識，哲學時間回歸存在主體，湧現的是狀態、感覺——「寂寥」。這「寂寥」是道人追求、享受的境界，「古壙」與函可默默地體認、印證著它。是以「嫌窗外晨鐘動」，干擾入靜入定的境界。（當然，也可能是和尚不想起來在寒風中做早課。）「晨鐘動」，寒風也動，白雲也動，世界也動。

其二云：

月出開關晝掩扉，山上人間事事違。
最是欹崖連屋角，一番下雪一番飛。

「月出開關」而「晝掩扉」，無視時間以及與之相關的、慣常的起居、作息行爲。這道理，函可自己說破：「山上人間事事違。」「違」的何止是時間觀，連空間、世界都在變遷、變相。「欹崖」、「屋角」，形體、物質之最確鑿者，雪下時，飛動、遷移。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六境皆是空相，純粹的雪與風將之揭露無遺。

其三云：

端坐泥牀何所爲，雪晴日影上高枝。
山麋野鹿全無禮，來不參堂去不辭。

「端坐泥牀何所爲」？無所爲。不作正經事，也不念佛，也不誦經，一任時間「端坐」到「日影上高枝」。（這二句，可能是函可剛出定後之思。）無作爲、無意念，於是那些小動物都跑來找和尚了。「山麋野鹿全無禮，來不參堂去不辭。」這是多麼活潑、無拘無束、生意盎然的存在！

其四云：

雲散鶴飛何所止，殿臺散木長橫枝。
閒尋舊日經行處，荒草猶眠半截碑。

萬物該「何所止」？不該問。萬物自有其止處，如「雲散鶴飛」，自有「殿臺散木長橫枝」任其棲止。這些「橫枝」難道是爲飛鶴而存在的嗎？也不是，它本來就在那裡。鶴如是，枝如是，「歷史」亦如是，「荒草猶眠半截碑」。爲何碑只半截？爲何「眠」於「荒草」間？不知道。函可又爲何刻意去尋找它？沒辦法，函可就是迷戀文字。

其五云：

曲木爲梁草作簾，我來又蓋半間添。
蒲團以外惟茶竈，瓦礫燒泉味亦甜。

金壇寺的僧房本來簡陋，「曲木爲梁草作簾」。函可來，多蓋「半間」讓他住。和尚的家當亦無他，「蒲團以外惟茶竈」，用「瓦礫燒泉」，函可說「味亦甜」。金壇寺添這和尚，「味亦甜」，皆大歡喜。

其六云：

孤松如蓋碧萋萋，流水還餘未凍溪。
窮到生臺無半粒，饑烏帶雪向人啼。

函可窮，「窮到生臺無半粒」，已無米施捨，而「饑烏帶雪向人啼」，問他要吃的，知道函可心懷惻忍。和尚的慈悲有多少？請看——孤松如蓋碧萋萋，流水還餘未凍溪。

其七云：

耕田博飯不須貪，但看廚煙勿教斷。
今年種麥本無多，野雀公然分一半。

禪門叢林規矩，「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函可也「耕田博飯」，且不貪，只求糊口。可是有惱人的事兒。「今年種麥本無多」，但是「野雀公然分一半」！和尚是餓，但也一定忍不住笑。而且那些野雀也確實不貪，只分一半……。

其八云：

莫言山裡絕無朋，漸住雲間幾處僧。
八歲沙彌頭帶笠，驅牛一直上高層。

函可在山中享受寂寞，而山中也不寂寞，「漸住雲間幾處僧」，和尚有法侶。「漸」，本來是沒有的，這幾個僧說不定是衝函可來的。也無妨，是「雲間」友，應該相看兩不厭。此中大地山河都熱鬧，試看——八歲沙彌頭帶笠，驅牛一直上高層。森羅萬象，所見一切皆法身，處處是禪機。百尺竿頭，

尤須向上一路。

其九云：

一個小麕相得甚，穿林度壑必相隨。
自從老衲下山去，竟過西峰更不回。

山中除了僧友、八歲沙彌、牛等等，函可還有一個「相得甚」的「寵物」——一個小麕，「穿林度壑必相隨」。和尚得意可知。但可能是小麕把和尚當成寵物，「自從老衲下山去」，小麕大概覺得沒趣，「竟過西峰更不回」了。

其十云：

山南父老扣柴扃，世利誰云遠翠屏。
一斛細糧錢一串，請僧為轉法華經。

山南父老來找函可，獻上「一斛細糧錢一串」，請和尚轉《法華經》，做法事。「世利」？也許。但和尚肯定也收下了這糧這錢，他又窮又餓！

其十一云：

見說遼陽諸弟子，重重積雪盡衝開。
無非只畏山僧餓，個個懷將山藥來。

一眾弟子衝風頂雪，堅毅如神駿，為的是怕和尚凍餓而死，遠道送食物進山奉養師傅。函可與弟子感情之深厚，於此表露無遺。

其十二云：

山菜青青莫辨名，暫時同遂隱山情。
驢蹄狗腳憑呼喚，不羨龍鬚得好稱。

「山菜青青莫辨名」，是函可不知或不辨其名而已。他眼中只有山菜的「青青」的質地，與他的「隱山情」互相隱喻。別人管這些野菜叫「驢蹄」、「狗腳」、「龍鬚」，相當形象化，是以「動物」為思維、聯繫本體的結果。僧俗之別、之辨，於此可見一斑。

其十三云：

雪裡何人擔布袋，沙彌望見笑聲譁。
昨宵好夢頻頻見，定是新城道士家。

有人雪裡擔布袋，這景象大概滑稽，小沙彌遠處望見，笑聲嘩嘩然，好像看到甚麼好笑的動物。更不尋常的是，函可說「昨宵好夢頻頻見」。（此處「見」讀如字，或讀「現」，合下句觀，可得二解。）有人來訪，和尚先有夢兆。此「好事」為何？「新城道士」布袋裡裝的大概是食物。

其十四云：

銅爐豈必施家鑄，木几中央照眼輝。
沉水夢虛黃熟斷，鋤將高本一籃歸。

施家爐名貴，以厚重見稱，函可卻說「銅爐豈必施家鑄」。接以「木几中央照眼輝」一句，於物理頗不可解，疑函可暗示，木几中央尚置有一爐——香爐，中插香燭，故「照眼輝」。然則函可於上句喻富貴不足長恃，下句喻人死後生前一切盡歸烏有。此解可於詩的第三句中求證。「沉水夢虛黃熟

斷」云云，用「黃粱一夢」之典。富貴榮華，無非夢幻一場，夢醒黃粱猶未熟，喻意與上述詩上半的寄意可相互印證。然函可此句於原典又有一轉化，在最末一字。函可從詩思中突然醒覺過來，他有比黃粱一夢更迫切的當下事要面對——「黃熟斷」，要斷炊了。於是急急出門，尋覓些可食植物，「鋤將高本一籃歸」。人活著，不單靠食物，但沒有食物，任誰都活不下去，即便是這位有道和尚。

其十五云：

斫柴燒炭無多路，夜夜圍爐儘意烘。
更傾半盃山梨汁，九十老僧滿面紅。

活命之所需，不過日用飲食。遼地苦寒荒莽，又在山中，這「九十老僧」卻可以「夜夜圍爐儘意烘」。幸福至此，夫復何求？渾身暖和之餘，「更傾半盃山梨汁」。這九十老僧的「滿面紅」是甚麼？是幸福加上滿足。函可緣何得知老僧夜裡飲食起居之事？老僧一定火也讓函可烘，梨汁也分函可喝。

其十六云：

九十老僧被破衣，獨行鎮日敞荆扉。
遙看扶杖從橋過，知是河東乞食歸。

此「九十老僧」何方大士？老僧披破衣，獨行鎮日，荆扉不閉。待得他遠遠扶杖歸來，一日也將盡。他到河東那邊何所為也？乞食，他是「乞食僧」。似乎貧窮，卻是富有的；似乎一無所有，卻應有盡有。

其十七云：

何人繫馬崖邊樹，信意登臨水一壺。

山鼠分餘堪共飽，人間禮數本來無。

此人繫馬崖邊之樹，攜水一壺，便信意登臨。看來不是俗客，俗客不能無掛無礙。可他餓了怎辦？

「山鼠分餘堪共飽」，可自摘任吃，但「人間禮數」，要在進山前先放下。

其十八云：

要住只須瓢一半，要行只須竹一條。

山中迴古無賓主，自來自去亦蕭蕭。

其十九云：

蔬水古來稱大聖，栖栖卒歲亦何爲。

深山一段孤寒樂，不到深山總不知。

其二十云：

住山須帶住山骨，山骨山情自合宜。

世間多少英雄漢，縱到深山也不知。

「無賓主」，不起分別心，無掛罣，「自來自去」，任意行止，豈不灑然？「深山」居大不易，總是「孤寒」，但如能清心寡欲，雖只蔬水簞瓢，不妨樂在其中。而人間「栖栖」，擾擾不安，孰能知之？函可一副「住山骨」，宜其最後自號「千山剩人」。函可的「山骨」、「山情」與其放流生涯竟意外地交織成一幅如此淒美清絕、動人心魄的生命圖景。

我不是流連忘返，忘了本文的主題是函可詩中的

「鳥獸」，而是我覺得，既然函可這二十首詩中的鳥獸是在「金壇山居」的環境與氛圍中出現的，就該把山中種種盡量完整地呈現。如此，山、人、鳥、獸以及其他方可各得其所，自然而然，而彼此又互相輝映，渾然一體。「山中迴古無賓主，自來自去亦蕭蕭」，這是函可迷醉於此中山居歲月的一個重要原因（如非最重要的原因）。設若我們只聚焦於函可和那些鳥獸，就是「有賓主」了，恐怕和尚見著皺眉，難保不喫他一棒。更重要的是，細心的讀者會發現，此山中「文明」告退，人與物存在的本質就是「自然」、「原始」。於此存有狀態（或曰詩所呈現的境界）中，山、寺、人又何異此間的鳥獸草木？這是一個萬物有情、自給自足的世界，拈花微笑，花也笑，和尚說法，頑石點頭，和尚穿林度壑，一個小麕必快樂相隨。函可筆下的我和那些鳥獸都活在「自然」、「原始」、「有情」的狀態中，若以理論的語言來表達，這狀態就是詩中的隱喻（metaphor），而這隱喻，周流於全部二十首中，「全體大用」，要了解函可詩中的鳥獸，就應該整體地體會，如此，方能盡其底蘊，而函可詩的境界始能顯豁。

類似〈金壇山居雜詠二十首〉的詩篇在《千山詩集》中所在多有，或單篇，或以組詩的形式出現，如〈大安寺〉、〈遊龍泉寺〉、〈遊祖越寺〉、〈山中〉、〈千山偶成〉、〈同雪公遊千頂紀事十首〉、〈別千山〉、〈重入千山二絕〉、〈入山雜詠二十首〉、〈山居十首〉等，尤其是其中的組詩，禪機真機，瀟然自得，妙趣橫生，值得反覆細味、再三思惟。

三

函可大師的心很遠。

從嶺南到南京，再到盛京，注定是一條越走越遠的不歸路——最後，大師在流放地瀋陽圓寂。可函可還要把他的身心安放在更高更遠的山中。遼陽金塔寺在千山之南，在這裡，函可似乎找到他的歸宿。在這山裡寺裡，我們不復看見流人函可悽惻的身影，函可了無牽掛，自由自在，十足禪僧本色。固然是苦樂交集的日子，苦的是物資匱乏，生活艱難，但函可毫不介意，反而似受用無窮。山居帶給函可的快樂、滿足是巨大的，他萬分珍惜。成就這美好的是一個物我兩忘、不分彼我的、活活潑潑的存在，函可、山、寺、古塔、風、雲、雪、松、流水、法侶、山菜，當然還有山麋、野鹿、飛鶴、鳥、野雀、牛、小麕、山鼠，都圓滿自在。

再看一次函可和他那些鳥獸朋友們吧。

函可〈重入千山二絕〉其二云：

萬壑千峰是舊知，此回相見異前時。

寒鷗亦似曾相識，兩兩飛來低樹枝。

《千山詩集》，卷 15，頁 355

〈入山雜詠二十首〉其四云：

莫問西來路不同，何妨麋鹿得相從。

山山到處看俱好，最愛溪南第四峰。

其十三云：

何處非吾得志時，山麋野雀共嬉嬉。

獨行率意還同阮，但到窮途淚不垂。

《千山詩集》，卷 15，頁 363-364

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在海拔一千一百五十米高的深山裡有一間小屋，他愛去那兒住，邊工作邊享受山中的「孤獨」。他說：「孤獨有某種特別的源始的魔力，不是孤立我們，而是將我們整個存在拋入所有到場事物本質而確鑿的近處」。山谷上面，「是夏日明淨的天空。兩隻蒼鷹在這片燦爛的晴空裡盤旋，舒緩、自在」。又說：這便是我「工作的世界」……。嚴格來說，我自己從來不「觀察」這裡的風景。我只是在季節變化之際，日夜地體驗它每一刻的幻化。群山無言的莊重，岩石原始的堅硬，杉樹緩慢精心的生長，花朵怒放的草地絢麗又樸素的光彩，漫長的秋夜裡山溪的奔湧，積雪的平坡肅穆的單一——所有這些風物變幻，都穿透日常存在，在這裡突現出來，不是在「審美的」沉浸或人為勉強的移情發生的時候，而僅僅是在人自身的存在整個兒融入其中之際……。

（Heidegger, *Man and Thinker*）

我想，函可大師是會喜歡這個哲學家的。∞

本文出處

本文是 2013 年 2 月初作者在香港中文大學「丘鎮英講座」的文稿。

本文參考資料請見〈數理人文資料網頁〉

<https://yaucenter.web.nctu.edu.tw/?lang=tw>

延伸閱讀

►嚴志雄、楊權點校：《千山詩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8）。